

说台湾

“南院”是冷宫也是棋子 民进党当局“独”害“台北故宫”

本报记者 陈晓星

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人讨厌故宫，那就非“台独”人士莫属了。因为历史上的外患内战，台海两岸一边一个故宫。台北故宫让“台独”势力很纠结，既要借之“争取国际的光荣”“让世界看到台湾”，又因为其不可撼动的中国属性而欲除之。于是，2000年民进党刚执政，“故宫南院”计划就登场了。“南院”的立院宗旨是展示台湾和亚洲文化艺术，换言之，再造一个没有中国的“台北故宫”。

陈水扁上任动土、蔡英文上任前试营业，建了10多年，花了80亿元(新台币，下同)，占地70公顷，2015年12月28日试营运后，进馆人数与日俱减，别说外来游客，台湾内部游的旅游线都不排这个点，“南院故宫”沦为冷宫，按台湾人的说法是“蚊子馆”。近日，国民党参选人郭台铭到“南院”所在地嘉义，对着记者镜头说：“让蔡英文来看看这里(南院)的蚊子养多大了。”一份嘉义县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嘉义人认为“南院”已经成为了“蚊子馆”。

空虚寂寞冷

“蚊子馆”近景如何?一位台湾网友的网上留言形象概括:看完可能会觉得空虚寂寞还觉得冷，一种落叶飘落的画面，会觉得这里挺无趣的，建议经过或者在附近可以进去拍拍照……否则就不要太强迫自己去了。

“南院”建在嘉义县太保市过去的甘蔗田里，当年陈水扁的“深情”喊话曾经打动人心:“过去这片土地滋润了我们的物质，将来会滋润我们的心灵。”但现在70公顷的占地，除了20公顷的展馆建筑外，其余50公顷都是荒地，设计图上的亚洲各国园区早已不提，“成为亚洲卢浮宫”的口号也成了笑话，只有“本土”和“亚洲”的初衷坚守了下来。“南院”的常设展是“嘉义发展史”“亚洲佛教艺术之美”“亚洲茶文化展”“亚洲织品展”“认识亚洲——新媒体艺术展”，特展有过“南亚服饰特展”“日本伊万里瓷器特展”“高丽青瓷特展”“越南文化月展”和正在举办的“神户市立博物馆精品展”。

民进党当局的台北故宫院长们前仆后继执行着“去中国化”的路线，去年7月上任的院长陈其南直接喊出“故宫台湾化”，声称要“重新定位地理大发现时代东亚地中海概念中的台湾福尔摩沙”。无论陈院长怎样定位，除了蔡英文，绝大多数台湾人不会跑到南太平洋去“寻根”，他们认定“故宫”就是“明朝、清朝的宫廷”，故宫宝物就是中国的宝物，对没有中国的故宫不感兴趣。结果，上任4个月的陈其南因将《祭侄文稿》“秘密”借展日本而下台。台湾记者的镜头里，“南院”展场空空荡荡，老百姓在“南院”园区晒蛙、溜狗、散步，就是不进展场。

花钱巧语骗

记者第一次接触“故宫南院”是2007年。听说奥运会发起人顾拜旦先生邀请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信件收藏在台北故宫，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前，记者从新闻角度出发申请采访台北故宫。当时接受记者采访的是一位副院长，他对记者提出的顾拜旦信函的任何问题不肯定也不否认，态度冷淡，王顾左右。为了缓解采访气氛，记者请他介绍“故宫近期的重要活动”，这位副院长开始热情起来，一直在谈“南院”:平衡南北文化差距、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打造亚洲第一的现代化博物馆……与副院长的赞不绝

口相比，记者在其后听到的，多是对“南院”的差评，有台湾媒体爆出“南院”落户嘉义，是陈水扁和时任嘉义县长的政治交易。这位县长在绿营颇有号召力，陈水扁在2004年连任时在嘉义县狂吸超过六成的选票。“南院”边建边爆出官商勾结弊案，建案重新发包，官员不断被查，成为政坛和社会争议焦点。这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痛批这个建案是“金光党”，那边民进党扶嘉义民意要求“南院”快建早开，“给嘉义带来荣景”。开馆第九天，“南院”漏水，观众向嘉义县反映，当时带领人抗争的嘉义县长称“这是台北建的，是台北的事”，好处已然入袋，“南院”已不关他事。

最惨的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商人，“故宫南院”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合理性立项，台北故宫院长和民进党籍嘉义县长也一再许诺南院地区将成为旅游业、房地产业新的增长点，并算出需要3600多间客房的数字，吸引台湾各大集团纷纷进驻。结果，长荣集团在“南院”对门花20亿元建的酒店建好不敢开业，义华花园酒店建好就降价出售，崧园阳光酒店也建好落锁养蚊子，桦舍商旅去年停业。经营“桦舍”的桦福集团告诉台湾媒体，当初招商时官方评估“南院”每年有百万观众，结果每天最少时只有300人，还大多是学生，一直看不到起色。如此看来，当年的“金光党”指控还真不是“斗争语言”。

处心积虑“独”

蔡英文一上任就盯住了“故宫南院”。陈水扁打着“发展南部”的招牌建“南院”，蔡英文借着救“南院”的契机“改造”台北故宫。陈水扁花了70亿元建了个冷宫，蔡英文要花101亿元实行“新故宫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重建台北故宫，优化“故宫南院”，在“南院”建个文物修复室就要花50亿元。对此，不少文化人和媒体人气炸了!一位资深媒体人在电视上追问:“南院”成“蚊子馆”是因为没有文物修复室吗?是因为花钱不够多吗?在错误的地方建一个错误的博物馆，展一些没人看的东西，这才是症结所在。别说再花50亿元，就是500亿元、5000亿元也没人看!蔡英文不妨“发夹弯”，宣布“南院”另作他用。有人讽刺称，既然陈水扁建的“蚊子机场”——屏东机场已租给民众打太极拳，“南院”也可照此办理。

媒体的质疑还停留在是否能救“南院”上，却忽略了救“南院”的过程中“台北故宫”遇险。听听陈其南上任整修“台北故宫”的作法:2020年起闭馆3年，文物南迁“南院”展出。这个内部文件疑似被台北故宫敢怒不敢言的工作人员外流，被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柯志恩公布，白纸黑字，引起社会震动，陈其南不得不改口。但他抛出的第二个计划干脆“肢解”了“台北故宫”，现在的“台北故宫”成为“东方文书馆”，将现有的文物迁至台中成立“东方书画美术馆”和“东方工艺美术馆”，这样一来，宝物还在，只是失去了其来处“故宫”，以“东方”替代“故宫”，“去中国化”的人马终于攀上了“台北故宫”这座顶峰。

在社会各界的批评声中，民进党当局似乎又收回了这只测试风向的气球，“台北故宫”现任院长表示“新故宫计划”会按已经通过的版本执行，其中并没有涉及分散文物的内容。但他也留下了伏笔:“对故宫未来定位仍是开放讨论。”

“台北故宫”还用定位吗?文物来源于北京，皆是中华文明的重器，



台北故宫虽然没有“宫”，但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宫廷样式，与博物院藏品相得益彰。



“南院”采用现代建材和流线造型。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台北故宫”该行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之责，如果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还要讨论，只能说提出问题者别有用心。为达其政治目的伤害传承千年的中华文物，不仅是两岸的罪人，也是对世界文明的犯罪。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南院”开幕的第三天，由成龙捐赠安置在中庭的圆明园12兽首被泼漆，当时“翠玉白菜”也同在“南院”。按“台独”的解释，12兽首是“中国文化入侵”该被泼漆，那“翠玉白菜”不是“文化入侵”吗?是否在未来也遭毒手?真是让人捏把汗!虽然现在“新故宫计划”已被台湾的选举新闻所覆盖，但别有用心者不会收手，两岸都应警惕!

们无论老幼蜂拥入场，选购潮流或怀旧玩具，玩具迷小朋友试玩“爆炸陀螺”。



今年台湾的登革热疫情在高雄爆发，已有20多起病例。登革热是蚊子传播的热带病，是台湾防疫的例行工作。但今年因为疫情只在高雄出现，高雄市长韩国瑜又与蔡英文形成了竞争关系，因此，防疫染上了政治色彩。韩国瑜按防疫惯例申请拨款，一直得不到上级部门回应。到台北参加苏贞昌主持的行政会议，又被拍下一段被苏贞昌数落防疫不力的录影上传网络。台湾社会普遍认为，台湾当局不该利用手中的权力将防疫与选举挂钩。《中时电子报》为此发表《蚊子果然分蓝绿》的评论，摘要如下:

高雄市登革热病媒蚊可能得重新命名，“埃及斑蚊”应该改为“台湾绿蚊”，“白线斑蚊”直接改为“绿线斑蚊”，因为只有这样，绿色的民进党才会认真拨款到高雄市，而且认真防治登革热，免得背上放任绿蚊子肆虐高雄市的骂名。

民进党执政的最大特色是看颜色办事。只要颜色和他们对上了眼，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地方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甚至要五毛给一块。但只要颜色不对，什么都甭提。

民进党当局在澎湖犯过一个硬给经费的大笑话。去年，澎湖还是绿营执政时，民进党不知是妈祖托梦还是什么，主动要给澎湖600万元(新台币)的经费，说是要评估在澎湖做轻轨的可行性，澎湖什么时候说需要轻轨了?澎湖人都傻了眼。

事实很清楚。高雄登革热疫情，2014年是1.499万多例，2015年有1.972万多例，相当严重。经过一番防治，2016年减少到342例，2017年仅有3例，2018年是12例，但前任市长陈菊张口就说“这四五年都是个案”，这话是为了防疫还是为了斗争?

韩国瑜在会上向苏贞昌要求拨款，不但被回绝，还被挖苦讽刺，甚至破天荒将会议录影放到网上，是让大家都知道苏的官威?作为上级部门，苏贞昌居然声称:“市长他在当，责任要我扛，天下有这么赖皮的事?”难道防疫不是苏贞昌的责任吗?

登革热防治，县市固然要负责任，行政部门又怎能撒手不管?苏贞昌、陈菊身居要职，怎么可以用看笑话的心态面对人民健康大事?苏贞昌批评别人的话也在批评他自己:一只蚊子都管不好，还要管什么?



别把蚊子分蓝绿

看香港

香港医务社工

邵婕

香港有一种职业是社会工作，即非盈利、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的专业化、职业化活动。社会工作者既有任职于政府部门的，也有在民间机构工作的。“香港很少有医患冲突，部分原因是香港有医务社工。医务社工的角色很重要，是联系患者与医护团队的桥梁。”对自己的工作，香港沙田医院医务社会服务部主任广咏娴如此描述。医务社工具体如何联系患者?广咏娴掰着手指数:帮助患者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经济援助，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情绪安抚和心理辅导，配合医护团队为患者制订和实施出院计划，需要时为患者转介社区福利服务……“医护团队专注治疗，医务社工就负责照顾患者家庭性和社会性的需要，可以说是治疗之外的所有事情。”她说。

广咏娴服务的这家医院共有十余名医务社工，由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社署)派驻医院，作为临床小组一员，与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等共同为患者服务。

他们的办公室不难找，医院大楼内随处可见“医务社会服务部”的指示牌，循着指示牌上的箭头就可找到。每周五天半的工作时段内，这里常有人进进出出。患者家属会来这里找医务社工面谈。医务社工也会每天去病房探访病人，每周与医疗团队开会，配合医患双方的需求。

广咏娴说，医务社工与医疗团队每周的例会常常一

开就是三小时，因为要逐一讨论一个病区内数十名患者的情况。医生介绍每名患者的治疗方案，向医务社工了解患者及其家庭的情况，探讨需要申请哪些社会服务来配合治疗方案顺利实施。

除了联系医患，医务社工也像是医疗服务与各种社会服务之间的“链接”。广咏娴做医务社工的几年里，不知多少次帮患者向医院管理局(医管局)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向社署申请俗称“综援”的社会福利补助，向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社区长者中心、中途宿舍等机构转介服务需求。

这样的医务社会服务部，香港每家公立医院都有。据社署统计，截至2018年底，香港共有57个医务社会服务单位和739名医务社工，覆盖所有43家公立医院和部分公立专科门诊诊所。

香港的医务社会服务起步较早，早在1939年就有“施喉员”为患者提供救济。后来，这项工作的任职资格逐渐规范化，必须是受过专业社会工作训练的注册社工，工作内容也从物质救济为主发展为联系各方面社会服务，“施喉员”便改称“医务社工”。

20世纪80至90年代，各医院的医务社会服务单位得到整合，由社署或医管局接管，香港的现代医务社会服务体系逐渐建立。(据新华社香港电)

热岛

今年还未进入5月时，台北市已飙出35.9摄氏度的高温，有人戏称“宝岛变热岛”。台湾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过去8年来，台北市每年平均有近两个月的温度超过35摄氏度。台湾气象专家指出，台北市高温的原因是热岛效应、盆地效应、太平洋高压效应、温室效应等。未来20年，台北市中午会经常有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热岛效应由汽车排废、吸热的柏油

路、不通风的密集街区等因素形成，学术探测发现，台北车站和西门汀商圈等是台北市最热的地区，夏季平均温度比木栅、关渡等郊区高4摄氏度。研究人员指出，夏季体感温度若达31.5摄氏度时，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死亡率便提高5.1%。高温也会导致空气污染。因此，给“热岛”退烧，让“宝岛”健康应被视为台湾的大事。

一周热词